

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

#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

*LADY CHATTERLEY'S LOVER*

[英] D. H. 勞倫斯 / 著 張瑜 / 譯

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

查泰萊夫人的情人

[英] D·H·勞倫斯／著  
張瑜／譯

NT.180 HK.38

1991年8月／初版  
1993年元月／四刷

〈發行代理商〉

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

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-10號7樓之3

電話·02-9566521 \* 傳真·02-9566503 \* 郵撥·0773591-1

〈出版者〉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第4881號

台北市〈文山區〉萬安街21巷14號1F

電話·02-2300545 \* 傳真·02-2306118

● 本公司產品權益依法保障，非經同意不得轉載、改編、複製 ●

封面製版／昭全公司 封面印刷／亨達公司 廠務作業／W.T.S  
內文製版／啓順公司 內文印刷／志龍、麗翔 裝訂製作／精美公司

■ 裝訂錯誤請與各代理商退換，謝謝！ ■

ISBN 957-9093-14-8



〈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〉

查泰萊  
夫人的情人

〔英〕D.H.勞倫斯／著

張瑜／譯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

## 小說描寫的性美學

——代編輯手札

### ●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」與「普西凱」的問題所在

在文藝作品的評價方面，屢次被提出的問題是——藝術乎？猥褻乎？

由此可見，性的描寫是很艱難的一件事。

其中尤以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」為甚。

關於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」這一本書，「是藝術？是猥褻？」的問題，我們暫且不討論，現在，我要舉出「查」書中的性描寫，跟法國作家朱魯·羅曼的「普西凱」所描寫的性，互相對比，把它當成D·H·勞倫斯與J·羅曼的「性美學」看待。

### ●查泰萊的性描寫屬於抽象性

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」這本書，描寫女主角康斯坦絲（康妮）與於戰爭中殘廢的丈夫生活一段日子後，突然在性方面覺醒，以致跟劇作家麥克里斯互通款曲。但是隔不久，她發覺

麥克里斯缺乏人情味，感到失望之餘，投進卑微的森林看守者——梅樂士的懷抱。從此，她跨越身分的懸殊，品嚐到身為女人的喜悅，以及愛情的醉人。

這部小說成爲問題的性愛描寫，在出版時幾乎全被刪除，如非引用原文，根本就不可能復原。不過，憑下面的描寫也不難看出勞倫斯的素質，以及他的寫意方向。

「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。那一隻手溫柔、寧靜的沿著她背部的曲線，展開盲目的愛撫動作，緩慢的往下移動，來到了她蹲著的腰部。從那兒起，他的手又展開盲目式的、本能式的愛撫，一面撫摸著她側腹的曲線。」

接下來——

「她以叫人感到歎息的婉柔態度，橫躺於毛毯上面。旋即，一隻柔軟富於刺探性，以及按捺不住欲望的手，開始觸摸她的面孔，那種柔和而充滿憐香意味的撫摸，給了她無限的慰藉。最後，他對她的面頰，投以柔情綿綿的吻。」

這種描寫是近乎抽象的方式。乃是康妮邂逅梅樂士之後，第一次演變到情交的情景。

「他躺在康妮的玉體上面，他汗濕的身體緊貼在她細緻的肌膚上面，再用他的手臂擁抱著她。」

同樣是描寫情交的場面，但是比起前一段來，更有著明顯的具體表現。不過，緊接下來靜態描寫，即不難理解，勞倫斯並非把上述一段當成性愛描寫等閑視之。

「到目前為止，康妮完全不知道他的一切。雖然如此，她內心仍然非常的安詳。因為，他現在的所作所為，已經足夠叫她感受到靜謐所帶來的安詳了。」

梅樂士憑「我擁有一顆溫暖的心，堅信溫暖之心能融化一切」的信念接近康妮，因為康妮是貴族階級的人物，以致有些擔心跟梅樂士發生靈肉關係一事，將會勾起他的「階級意識」。儘管如此，爲了求取身爲女人的歡樂，她再也顧不了這許多了。

在這種局面之下，男女性愛的描寫，將是不可或缺。

勞倫斯在描寫性行爲時，爲了使讀者妥當的理解當場的事實，雖然也基於人物的行動，縝密的寫出人物的心理及思想，但是，僅止於最低限度。

是故，有關男女性器的形狀、顏色，以及愛撫所引起的現象之變化，例如——男子性器與女子陰核的勃起，女體巴多林腺液的分泌都不曾被表現。

現在，我們來看看他的性描寫方式——

「梅樂士的手指，在她身上蠕動，刺激起了康妮腰部纖細的性感帶。」

本來，這應該是相當具體的性行爲描寫，但是，勞倫斯的表現方式很抽象。又如：很多地方以會話的方式表現，但是，並沒有具體的行爲描寫——

梅樂士轉過他的臉，好像忘了康妮似的。

「有如水撫摸過我一般，我也想撫摸你。」康妮說。

梅樂士看著她，微微一笑。

「就現在嗎？」

「噢……不是的！不能在這裏。我們進去小屋裏面吧……」

「妳喜歡我愛撫妳嗎？」他仍然笑著對她說。

「是啊，那你呢？你喜歡我愛撫你嗎？」康妮說。

「我嗎？」他改變了聲調。「不必問妳也該知道的……」

除此以外，像——爾後，他的手，盲目的沿著她的身體而下。隔著衣裳，他觸及她光滑而溫暖的地方。」就是有關性行爲的描寫，也只限於「她以含情脈脈的眼光看他。他停止行動，很快的安靜下來，撇開了他的面孔。他的身體歸於安靜。不過，他並沒有移開身體。」始終是以抽象的筆調描寫，何以會構成猥褻呢？實在令人費解。其實，比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』更露骨的性描寫方式可比皆是呢！

### ● 露骨又詳細的性描寫之例

勞倫斯的描寫與現代日本小說的描寫，以具體性來說，有如下的不同——  
以石原慎太郎的『行爲與死』來說，甚至把男女的性行爲，描寫到又露骨、又淋漓盡致的地步，以下是該作品性描寫的一部分。



「床上有一部分是濕漉漉的。她無視於這種現象，有如避開污物似的，從那兒挪開身體。」他有如要「驗明正身」一般，把自己的手放在濕漉漉的地方。沒有錯，那是她所排泄出來的東西。

在那個節骨眼裏，他抽開了自己的身體，拚命忍著那股勁兒，俯下身來看她，她有如要追隨他一般，「噴」出了那話兒，使四周化成濕漉之地。那正是她巴多林腺噴出的「情液」之海。誰知，他又把自己投入那一片情液之海中……

「他有如拉扯一般，迅速的剝掉美奈子身上的衣物。其實，用不著他動手，她自己已經迫不及待的脫掉身上的衣物，用手捧著自己光裸的乳房，使勁的磨擦到他的身上，再抓著他的手，把它夾在她的兩腿間，任他的手指潛入她私處，她再利用一隻空的手，拉掉他的內褲，抓住那膨脹的『東西』，頻頻的親吻它，再度的把它握緊。」

「兩個人光溜溜的，開始翻雲覆雨，氾濫的精液，形成了一片慾望之海。他撥開她欲遮掩的手，把自己的頭部貼近，猛嗅他倆的體液構成的慾海。他感覺自己快溺斃了。她忙用自己的兩腿夾住了他的頭……」

用這一段跟前面勞倫斯的描寫相比，就可以知道他的文章是如何抽象了。

『行爲與死』的男主角，想看看女體中的自己器官，而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』的康妮，則看到了自己肉體中的梅樂士器官，這一點融合之處，倒叫人感到趣味盎然。

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』這部小說，並非沒有大膽的描寫。例如：身體卑微的森林看守者梅樂士，就曾經在野外跟康妮纏綿。

「他出其不意地在山丘的小徑上，推倒她，在雷雨交加中，有如一隻發情的野獸，焦躁的剝開她的身體，逞了他的情慾……」

這也是相當扣人心弦的描寫。

### ●『普西凱』的性描寫屬於觀念性

如果說D·H·勞倫斯以象徵方式表示性的話，那麼，相對的，J·羅曼的性描寫，不僅富有詩意，而且充滿了觀念性。

在性描寫方面，比起勞倫斯來，他的表現更爲細膩，甚至寫實方面也更勝一籌。他的作品『普西凱』就是最明顯的例子。

『普西凱』描寫商船事務長比耶·費爾娶了年輕的鋼琴家——柳妍奴。雖然他渾身充滿了對初夜的不安，但是，柳妍奴還是把自己的身體湊近比耶。

「她以鋼琴家敏捷的手，打開衣裳的上方，露出了柔滑的肩膀。她似乎欲罷不能，再用手觸開內衣吊帶。隨着內衣的滑落，兩個乳房露出。對於她秀色可餐的肉體，我仍能克制一時的衝動。不過，待她脫完衣裳時，她以熱情十足的口吻對我說：『親愛的，柳妍奴一向崇

拜您，因為你使我篤定，您一向不說話……讓我們進入肉體的王國闖蕩吧……」

說罷，她曲身靠近我，用兩隻纖手觸摸我的頸項，如此一來，她的乳房自然的壓到我的面孔，我頓時萌生了萬千的感動，我伸出自己的舌尖，循着渾圓的乳房，到處游走，偶爾停止下來，用嘴封住乳頭，用力的吮吸。再沿着吻過的濕漉痕跡，從一個乳房滑走到另外的一個乳房。

不久以後，她就風情萬種的撥弄我說：『我要看看老公的身體啊！』她解開了我的衣領，再把我的上半身推倒在沙發上面，接着她自己也就躺下來。她好不容易使我的頸部及胸部裸露在外頭。這時，她的眼神與呼吸仍然很平靜，沒有任何淫邪或猥褻的陰影，她開始緩慢的嗅我的肉，使用她的芬唇接觸我的裸身。當她的臉龐鑽入我的腋窩時，呼吸就開始變成不規則，吐氣也越來越熱，表情也變成陶陶然，她似乎在享受丈夫的肉，舔在我身上的舌尖，有如一座火山般，叫人感到燥熱。

她的裸體給予我很大的刺激，一種近乎狂暴的熱情佔據了我。我進入她裡面時，她身體有點蜷曲，臉孔朝向側面，兩腿收縮，用手遮掩腹部。她有點羞澀的說：『老公，你瞧瞧你的老婆……瞧瞧你淫蕩的老婆……』

旋即，她有如勝利者一般，放開了腹部上面的手，她的腿呈為半開。我在她柔軟的草叢投下三個吻……」

勞倫斯的作品中，情景相似的場面有兩節。

「請你吻一下我的子宮吧！說說你很高興那裡有胎兒。」

「他感到自己對康妮萌生了純粹的愛情。他吻了她的腹部以及維納斯之丘。順便給子宮中的生命，也獻上一吻！」

### 有關「口交」的描寫

此處，再引用『普西凱』中「性器接吻」的描寫——

「柳妍奴吾妻，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比你更美的女人了。」經我這麼一說，她用兩手纏繞在我的頸上，投以兩點似的吻，然後，愛撫我的身體。這時，柳妍奴突然想起了古代女人崇拜男性器的風習——原來……（她把面孔深深埋進我『那兒』——渾身都在發抖。）這『東西』……有那麼美，那麼性急，我從來就不知道呢……昨天，你瞧着我的乳房，那『東西』熱狂的勁兒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……我實在很崇拜你……她已經開始喘息「讓我跟那東西親熱一下……」

「有如在吻偶像的脚似的，她急速的吻了那『東西』。然後翻個身，打開一雙腿，把我拉近她的身體。

我突入她體內時，她的咽喉發出了一連串感激的聲音。那一連串的聲音，使我想起了叫

聲、嘆息聲、鴿子的鳴聲，以及遠處的狗吠聲，這已足夠使我提早射精。」

把這些跟『行爲與死』比較，即不難知道『普西凱』的性描寫比較自然。而且，肉體的結合方面，也顯得比較協調。

## 作者序

現在市面上出現了好幾種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』的盜印版，所以我決意在法國印行這種六十法郎的廉價普及版。我希望這一來可以滿足歐洲讀者的需求。但是，盜印家們——至少在美國——是猖獗的。原版的第一版書從翡冷翠寄到美國不到一個月，在紐約已經有第一版的盜印本了。這種盜印本，係用影印方法印出來的，逼真的程度，連書局都當作原版書拿來賣給讀者，售價是十五塊美元，而原版本的價錢是十元；買者對於這種欺騙是茫然無知的。

這是很大膽的作風，很多人也如法炮製起來了。有人告訴我，紐約還出有另一種版本；我自己也得到了一本，那是一本很舊的書，用的是晦暗橙色布面，綠色的封條，是油穢紙影印出來的；裡面還有盜印者家裡的小孩偽造的簽字。這種盜印版自一九二八年來，從紐約出現到倫敦，索價三十先令；於是我決意在翡冷翠印行第三版——兩百本——價錢是一鎊。我原想再延一年以上再出的，但是我不得不發了出去，去抗議那卑鄙的橙色盜賊。〔註：因盜印者用橙色做封面，故著者叫他們〔Orange Pirate〕不過發行的數量太多了，一時還無法消滅。〕

以後我又得到了一本怪異的盜印本，黑的書皮，長方的式樣，淒涼得像一本聖經或聖歌。

這一次，盜賊不但是賣空了，而且跳起來了，書裡每頁都印了一隻美國老鷹的小插畫，頭上繞着六顆星，電光在它的爪上飛閃，一個桂冠把整個圖畫環繞了起來，以示慶祝劫掠成功的行爲。真的，這是一本面目可憎的書，它令人想起臉孔塗黑的船長奇德，對那些正要跳海而死的人讀着禱文。爲什麼那盜印家要用書眉去把書形放長，我不知道，結果是把這書弄得特別地令人討厭！當然，這本書也是影印出來的，可是却忘了簽名。我聽說這本書，還賣到十塊、三十塊，甚至五十塊美元，那要看賣書者的高興，和買書者是否願意上當？

由此可以證實，在美國就有三種盜印版是無疑了。我聽說還有第四種，也是原版的摹本。但是我既然沒有見過，便情願不去相信它。

此外，還有一種歐洲的盜印版，出了一千五百冊，是巴黎一間書店弄出來的，書上註明：「在德國印刷。」姑且不管是否在德國印刷，至少那是排印的，而不是影印的，因爲原版本上有些錯字都給改正了。這是很不錯的一本書，雖然沒有我的簽字，却複製得和原本差不多，唯一區別是在它的書背夾上的綠色和黃色的絲邊，這種版本賣給書商是一百法郎，而賣給讀者是三百、四百，或五百法郎。據說有些奸商，弄了我的簽字在上面，而當原版賣出。我希望這不是真的。因這一切皆有悖商業道德行爲。不過有一點足以慰藉的是，有部分的書商堅持拒賣盜印版，人情和商業道德不容他幹這勾當。有些雖然賣但並不熱誠，顯然地他們都是情願賣作者許可的典藏本的。所以這種反盜印行爲的純正觀念是可貴的，雖然還是無法阻止

盜印之路。

所有這些盜印版都未經我的許可，我也沒有得到過他們一個辨士。雖然，還有一個紐約的良心未泯的書商寄給了我一些錢，說是該書在他店裡銷售後的十分之一版稅，他在信上說：「我知道，這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。」自然，他是說這只是大海裡漏出來的一滴罷了。就這麼一滴，已經是很可觀的一筆收入了，足見盜印家們的那個大海是洋洋大觀的了！

我到了歐洲，盜印家們給了我一個不太經濟的提議，他們因為覺得書商們太沒公德心了，情願讓我抽已賣和未賣之書的版稅，只要我肯承認他們的版本。我想，好吧，在這個世界裡，你不利用他們，他們便要利用你的——爲什麼不呢？——但是當我準備這麼做時，我的自尊心却抬頭了。顯然地，負義的猶大總是準備着給你一個親吻的……

因此我決意出這種法國版。它是從原版影印的，價錢是六十法郎。英國的發行商，力勸我出一個刪減本，答應給我豐富的報酬或許是一桶——一個孩子們在海灘玩沙的小桶——的黃金吧，而且他們授意我告之讀者，那刪改本亦是一部優美的小說，所有「猥褻」、「淫穢」都沒有了。這個建議令我心動，而開始想著手去刪改。但那也是不可能的！那等於拿把剪刀剪自己的鼻子；而書却流血了。

人們要反對只管反對，我却要嚴謹地表白這部小說是一本純正的、健康的、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書。有些字眼，乍看是令人震驚的，過了一會便毫不驚奇了。這是否表示我們的心地



給習慣所腐化了呢？絕不是。那些字眼只不過驚刺了我們的眼睛，而非驚刺我們的心地。沒有心的人只管震驚去吧！這亦不足為奇的，有心地的人自知他們是不震驚的，而事實上他們從沒有震驚過；他們只感到有一種解脫的感覺。

重要的地方就在這兒。我們今日的人類，已經進化到超出我們的文化所附帶的種種野蠻禁忌之外了，這種面對現實的認識是非常重要的。

在十字軍時代的人，儘管只是最簡單的字眼，對於他們都是一種挑逗，這絕非我們今日所能想像的。所謂「猥褻的」字眼的挑逗，對於中古時代人的愚昧、混沌、暴烈的天性，一定是具有危險的；即使對於今日天生卑下、遲鈍、進化不全的人，也許還是太強烈了點。但是真正的教化，是使我們對於一個字眼，要用心的、想像的反應；而不是肉體的、暴烈的、無理智的反應，這是要破壞社會風化的。

從前，人心是太愚或太野了，一意想到他的肉體和肉體的官能的時候，便不免為主宰他的肉體之反應所苦。現在却不然了。教化和文明教我們把字眼與事實、思想與行為或與肉體反應脫離開來。我們現在知道，行為不一定是跟著思想走的。

事實上，思想和行為，字眼與事實，是意識的兩種分離的形式，是我們所過的兩種分離的生活。我們是需要把這兩種東西聯合起來的。最大的需要，是我們依照思想而行動，和依照行動而思想。但是，當我們在思想中的時候，我們便不能真正行動，當我們在行動中的時